道命錄

中

建

道命錄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待制侍講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列懇請悃愊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芥賤微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　天聽惟　陛下赦

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蔑有發明期月之閒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　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　朝廷非常不次之舉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　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　寵知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　命奉常曾未

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臥病至今未嘗供職以病而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　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　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　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　勅旨正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尹焞可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紹興元年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
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
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己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
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
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實以害趙忠簡是以若
是其紛紛也和靜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
為不可墮虜計　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書
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侍郎恩命章十上

迄不就職乃得在外宮觀詩得請致仕時先生子壻程暐爲桐廬縣令因往依之暐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壻邢純爲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紹興年七十三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覩　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孳孳焉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聿修學校周徧海宇猶以爲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賢關秋幸祕省崇儒重道同

符　祖宗萬幾餘暇不邇聲色親寫羣經刻石上岸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臣愚以為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為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鑾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為表裏以丕應　聖化豈不韙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紹興十四年三月尹和靖既去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為姦則不若不讀之為愈　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為善學檜曰　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至下視專門之陋溺於所聞眞太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忠簡去後檜更主荆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時為監察御史未

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　上曰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　上因及尹和靖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修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

蓋與左氏公穀一體爾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謚伊川在元祐閒實未嘗言祿檜既不考而妄為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　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造士鑾輿臨幸用彰寵貴親灑宸翰並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　聖上為師何其幸哉今秋科

舉既命有司羣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勑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有司仰體　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爲　陛下陳之蓋始緣趙鼎唱爲伊川之學高閎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爲好奇立異流而入於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閎爲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

凡試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知所勸懲矣臣愚伏望　聖慈申戒內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爲乖僻之說虛空幻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淪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

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　紹興十四年上

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爲未快又併伊川橫渠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

第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季明釐爲十七篇而
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彥沖所作也檜進
呈　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　哲廟之初任經筵
奏曰　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
時　宣仁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
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書樞密院兼
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學校科舉必欲得眞賢實能而近

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恕忿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九月十二日奉　聖旨依紹興二十年上

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十一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爲　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鈎積舉得官爲台州錄事參軍

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爲勅令所刪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爲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寧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爲之切齒蓋由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顧一時羣小所聚而寅爲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寧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蹟略無顧避寧比當秋

闈監試題目衆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置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於茲今襄又爲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爲國家慮也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止十一月九日奉　聖旨依紹興二十三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　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即上此奏迴龜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長

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傅會趙忠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仲熊復論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鑐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叵測仲鑐亦坐免囊字季皐仲鑐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鑐則首論禁詭僻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明年兼權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

張震乞申勑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

祕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甚盛德也士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　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源漸不可長願　陛下申勅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爲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止十月一日奉　聖旨依紹興二十五年上

先是秦檜既指伊川爲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太學生孫仲鼇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

更或違戾必遣之法新知漢州蔡宙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輒鏤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監登聞鼓院曹紱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爲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令詪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專門異端虛無之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奏臣伏見　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天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爲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六月十五日奉

聖旨依紹興二十六年上

秦檜既死凶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
擯棄非是　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爲偏
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學爲
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後乾道四年建
陽魏掞之元履爲太學錄釋奠先聖職當分獻先賢
之從祀者先事白宰相言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
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唱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
請言於　上罷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先生使

從食宰相陳魏公康伯不可且論元履姑密之元履曰此事何以密爲丞相曰恐人笑君爾盡程學不爲當路所知如此

道命錄卷第四

道命錄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狀

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

臣朱熹

右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

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卽時望闕謝恩訖

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視玉色旣閔然有畏天

恤民之誠而 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

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爲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躐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況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　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囚服籍藁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　恩命臣實不敢祗受

欲望　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淳熙九年上

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爲檜所忌謫居連永間者十有餘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爲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先是胡文定既居衡山湖南學者聞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承務郎宏字仁仲所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栻敬夫敬夫卽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而劒浦羅

從彦仲素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勑令所刪定官李郁光祖爲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翬彦沖祕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侗愿中是爲延平先生延平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也會言路有請

抑奔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　孝宗卽位改元隆興陳魯公獨相再召先生旣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三年陳正獻劉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太學錄魏掞之元履以論會覿賜罷遂力辭九月丁母憂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以喪制未終辭旣免喪復申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有旨安

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梁鄭公為相淳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得除祕書郎　上批諭龔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為相必欲起先生趙衞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差知南康軍四辭不許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　陛下不悟之語　上大怒命先生分析趙丞相詭辭救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除提

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祕閣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闕既對又論近習蔽遮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義力辭詔易江東免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乞退閑以免宰相中傷之禍　上察其誠乃詔朱某累乞宮祠可差主管台州

崇道觀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監察御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學於聖人之道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似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鄉原者惡其僞也行辟而堅言僞而辨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僞也以夫人之飾僞若此不有以抑

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是以己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常泥滓冠冕而不顧己之所甚愛者貨賄也其語人則曰吾能糞土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之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典憲旁若無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姦次焉者得以護

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語言互爲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以爲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曲爲辭說以爲其中實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爲梯媒庇之者常獲其助以爲肘腋植黨分朋漸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爲媒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故臣願　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擬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

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畔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依 淳熙十五年上

晦庵先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為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為學也其曰周公孔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為

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勝歎哉
當時太學諸生爲之語曰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
賢亦被譏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晦
庵先生之辭官也荅東萊呂氏書云康節恐是打乖
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敘復元官還
蒞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卽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
未敢援以爲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
汨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却不曾爲思量如何
避免得脫若只如此厮捱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又書

云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義乎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道命錄卷第五

道命錄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

勑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陳居仁行

先是晦庵先生以按吏忤時相歸奉祠道雲臺鴻慶

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宜禁絕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熹聞命之初遷延道路邀索高價妄意要津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僞有不可掩者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　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

日下供職而熹乃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伏赴部供職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緣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編詣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　君命實負慙懼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

六月日宣教郎太常博士葉適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
告者惟私意之徇而忘君父之爲不可欺者也臣竊見
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
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熹素有文學行義居官所至有
績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　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
之奏事熹趦趄辭避終未敢前淮既罷去　陛下趣熹
入對用爲郎官人知　陛下進熹有漸無不欣喜忽爲
栗誣奏使去此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爲栗

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竊惟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緣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乞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姑令循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取進止

淳熙十五年上

侍郎林栗數日前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慚其從者遂劾先生欺慢　上以栗為過丞相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上然之詔以舊職之江西

葉正則為晦庵先生辨誣及論陳賈封事

不任下牀遂由尚書省乞給假候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供職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既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偏詣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　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臣聞熹未對之前腳疾已作當對之時偶

何爲至此得非熹果有罪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于　陛下也暨栗劾奏文字傳布中外臣得始末參驗然後知其所言熹無一實者也特發於私意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疎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　陛下乎栗言熹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省劄卽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腳疾發動

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歟人何用師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而勸人爲忠爲孝者乃所以爲人才計爲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會有不得爲師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尤非其實也栗又言熹邀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僞有不可掩夫栗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愚所得知之

能步止對下之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腳痛浸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俟職事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其可受乎熹已申省給假矣雖欲聽鐫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已前印記合是何官司收管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僞塞拒違　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

權豈得謂之當遷郎官哉差除之際邪擾關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誣熹之罪組織言語以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於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而尊國體也今熹得為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用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

臣所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爲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日初十日爾相去隔日之間而栗遂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　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待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　陛下明詔會任監司知州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館學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州監官則不免兼

殆如喫菜事魔景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
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　陛下彰善黜惡封植人材以
為子孫無窮之計者其損不細矣栗為侍從就其寡淺
無以達　陛下之德意志慮乎信於下而更襲陳賈鄭
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
固未甚害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無
所不有臣伏見栗恥不得與廟號之議遂為堯宗之說
而人知其憾怒詳定所人執覆遂請罷劾局而人知其
專而況職匪風聞官有常守今苟恣一身之狠戾不畏

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之說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以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過愆相為鉤距使不獲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

於此臣不勝効忠思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淳熙十五年上

林栗之劾晦庵先生也葉正則時爲博士奉常上疏論列胡侍御晉臣亦言栗狠愎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干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詔罷栗知泉州先生復再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

劉德脩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

君父之聖明公形無實之辭顯逐知名之士　陛下原其心術察其指趣舉動若此欲以何爲誠不可不預防誠不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甚長未獲究竟竟方齎心滌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忠今一郎官去留何至上封讒讒徒涸宸聽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燄莫敢辨明積其厲階將害大體伏願　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實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　國家之本孰大

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奧爲勳名樂正道之味爲鐘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爲尊主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茲謂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

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蒙　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實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飭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會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辨而邪得以害正清義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

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毋甚邪　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眾議既已交興賢愚豈得無惑臣本蜀人爲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爲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

救之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乎崇觀而下尚忍言乎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談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聞亦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雨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爲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其人

私意徼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歎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論益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忿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毀先喧於羣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

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僞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　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由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

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爲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　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后下臣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依　紹熙元年上

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旣相拱嘿無所預厝體仁元善爲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

以一時之虛名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　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

上此疏天下聞而韙之三月劉公被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席甫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爾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為恍惚者數日至餉定志丸他可知也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儉黠佞柔清議所非出賈與祠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拆號差誤自劾既放罪矣會　上舊給使吳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　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瑾者自言

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遠封還錄黃詔趣令書牘何胡既承命劉公入劄子再言之上諭留丞相遣都司沈訣楊經至臺諭指劉公即日三上章論　上不樂乃坐劉公拆號差誤徙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祕閣潼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劉公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黃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焉

○詹體仁後帥江西欲刻晦庵經說先生以書止之

云蒙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因此可以求教故卽寫呈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況賤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門下亦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

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遠封還錄黃詔趣令書牘何胡既承命劉公入劄子再言之上諭留丞相遣都司沈訣楊經至臺諭指劉公卽日三上章論　上不樂乃坐劉公拆號差誤徙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卽以爲直祕閣潼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劉公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黃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焉

○詹體仁後帥江西欲刻晦庵經說先生以書止之

云蒙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因此可以求教故卽寫呈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況賤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備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門下亦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

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邪況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為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人注釋以為謗讟而納之臺諫此尤近事之明證雖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邪欲布愚懇便乞寢罷且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詆釋迦會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會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

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眞爲道學之害亦不爲難此尤不可不慮爾

道命錄卷第六

道命錄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詞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閫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爾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且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誼于

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遄驅紹熙五年八月黃由行
晦庵先生既為林栗所劾　孝宗眷禮未衰也而先生力辭江西之命有旨朱熹昨令面對奏策皆論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
時淳熙十五年六月也先生力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又辭有旨召赴行在因上書論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提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言極苦切疏奏之翊日詔以先生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方控免而新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

者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崇福宮時內禪前七日也
先生辭職名疏再上有旨依所乞依舊直寶文閣令
學士院降詔奬諭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先生以田
產辭詔勿避又辭十月差知漳州從所便也紹熙二
年春先生以長子之喪力求去除祕閣修撰奉祠先
生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不許九月除湖
南轉運副使先生再辭因以任漳州日不合妄議經
界自劾有旨與湖南使節事不相關乃乞補滿宮觀
月日差知靜江府又再辭依舊宮觀差知潭州先生

復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祗成命無執謙辭先生至潭州視事六月乞歸田里未報　上登極詔先生赴行在奏事八月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先生行且辭章四上入見面辭者一退又入章辭者再十月五日　御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欽崇儒重道之意先生乃受命焉

何澹論尊門之學短拙姦詐宜錄眞去僞

御史中丞何澹奏臣不佞不足以任風憲之寄　陛下不容其辭臣既黽勉就列矣今日之事當別白而公言

者豈敢懷顧忌之私為容默之計而不陳之於　陛下乎今日之病在於士風之不純國是之不定至煩　陛下親下明詔曉以中道正理之所在臣竊謂此病所從來久矣頃歲有為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為已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竊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竝蓄之以為此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

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僞而不近於人情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爵祿今日宜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其學者實繁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鉗人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爲附和者或流而爲僞詆毀者或失其爲眞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眞僞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閨門達乎鄉黨其踐

履可觀而不爲僞行其學術有用而不爲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爲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眞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沽屠贓穢士論之不齒而黃緣假託亦借重則爲此學之玷此道之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拏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

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　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　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為是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眞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取進止七月十四日奉　聖旨依仍榜朝

孝宗將內禪留正仲至自參知政事越次拜右揆而周益公遷左揆光宗登極仲至以宮府舊僚為上所厚而益公適忤　上旨仲至引兵部侍郎何澹為右諫議大夫攻益公罷之王蘭謙仲為樞密使素為仲至所憚後兩月又攻謙仲罷之由是大為清議所薄既而澹有本生繼母喪上疏自言不逮事乞下給舍臺諫議太學諸生喬嘉等移書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喪澹卒去位時紹熙二年八月也是冬光宗不豫

繼而以疑畏得疾於是過重華之禮始簡公卿士民獻言者甚衆五年春　孝宗疾浸棘六月十一日遂棄天下遺七月朔　光宗猶未執喪人情洶洶大臣乞立嘉王爲　皇太子　光宗批出云歷事已久思欲廢開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連乞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日昧爽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去趙忠定時知樞密院事四日忠定遣知閤門事韓侂胄內侍關禮以定策白　太皇太后又遣工部尚書趙彥逾

諭指殿帥郭杲五日　上卽位于重華宮人心乃定
侍御史張叔椿乞議丞相去國之罰趙公奏從叔椿
吏部侍郎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趣赴闕趙
公見議卜山陵留丞相不欲士或因而間之侂胄亦
欲得權從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爲右丞相自趙公
得政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尊拜略已無遺姦憸小
人相與側目侂胄亦自謂賞不酬勞重以怨恨趙公
未之覺也九月叔椿除諫議大夫上奏論學術不可
偏尚而何澹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怨

侃胄乃以將作監李沐爲正言使論趙公罷知福州且召澹于慶元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澹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僞學之禁者凡六年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宮觀誥詞

勑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既諒忱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索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翻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見生幾晚方喜亘

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
眞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
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
夫豈其然顧爾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
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咈
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
專門之業其祇予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祕閣修撰宮觀
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傅伯壽行

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

卽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竝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班投進有旨卻賀表不受末復請三年內賀禮竝免節序進名奉慰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　上心以平日所論者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擧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　上德者罄竭無隱　上亦虛心嘉納焉先生在經閣凡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

而面對賜食者各一十月十九日講筵留身奏疏論
還內過宮山陵朝綱四事言皆切至旰宵大怒是日
御批朕閔卿耆艾方此窮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
觀可知恐趙丞相留御劄固諫旰宵遣中使王德謙
以御筆付先生先生上奏謝仍申尚書省照會遂行
給事中樓鑰大防封還錄黃中書舍人鄧馹千里繼
對面奏乞留先生　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居郎
劉光祖德脩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君舉再封還
錄黃而密疏論先生有論事迂闊更乞審處之語有

旨除先生寶文閣待制與郡德脩再上疏留行不
報大防又封還錄黃有　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
兼侍講黃艾伯耆因對問所以逐先生之驟　上曰
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伯耆懇請再三不
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從之亦上疏乞留先生
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　上曰朱某所言多不
可用有優人王喜者時於上前效先生容止進趨以
爲戲侂胄喜之欲用爲閤門祗候從之誦言將入諫
命乃寢十一月差知江陵府先生再辭差提舉鴻慶

宮職如舊先生辭職名不許乃以議僖祖廟祧不合自劾不允尋乞致仕章再上有　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先生復以嘗妄議山陵自劾乞鐫黜有旨無罪可待先生不得請乃乞收還待制職名十二月依所乞仍舊祕閣修撰提舉鴻慶宮制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僞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也初時侂胄猶未敢有加罪先生之意遜牘再上皆有褒詞廟堂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眞僞望先生體此意勿固辭先生不聽辭益力廟堂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嘗

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因行詞以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先生無忌憚矣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奏臣聞人主之治天下要必有大賞罰以震動天下之心是以動無不應爲無不成捨是而能濟否也臣竊見　陛下近者因臺臣之請而寘趙汝愚之罪薄行流竄于以示懲覽羣臣之奏而加趙彥逾之功進加殿職于以示勸天下悚然知大賞罰之所在矣然臣以爲猶有佚罰者請爲　陛下言之謹按少

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衛國公留正初無學術又乏才猷徒以曲謹小廉欺人耳目至其慆姦挾詐如見肺肝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之罪累數條舉已見於前日臣僚之章疏臣更不欲重瀆天聽特舉其罪之大者為　陛下言之國家　祖宗以來垂三百年聖慮深遠宗室不得參預機政乃力薦汝愚破壞成法又欲固寵保位見僞學之徒方盛已不能敵反倚為助縱臾鉤致蟠據朝廷幾危社稷推原其自則正之由此其大罪一也　孝宗禪位之初　太上即位之始正專輔政首尾

五年驅去復來略無廉恥前歲太上違豫不思保佑
聖躬如韓琦之於英廟乃與小臣引裾扣額者賣其功
名流傳中外動搖人心為臣不忠孰甚於此其大罪二
也昨者　陛下未登極之時人心危疑之際汝愚進妖
撰夢意圖不軌正既逆知其心乃復陽為道地嘗指其
膝以語同列曰此膝拜他不得暨聞趙彥逾建翌戴之
議則翌旦委之而逃夫大臣許國存亡與俱正使汝愚
敢為無禮猶當正色折之籍使不濟亦必身死豈有平
居則貪寵相位有急則遺患他人為臣如此社稷何賴

此其大罪三也方　太上有脫屣萬幾之意親降御劄付之於正正爲首相便當上啟隆慈下率同列奉行詔書乃深藏廢格不以語人及窮問方始吐露　陛下正位九五　太上御劄合藏金匱仍須史館正復藏之私家及罷相位又攜以去至煩宣取方始繳進不知正藏　太上御劄意欲何爲此其大罪四也夫以正有四大罪臣子之所共忿乃反偃然居隆名享厚祿實累國典望將正褫職罷祠少正其罪庶幾臣子知所戒懼取進止正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慶元二年

留丞相既罷趙忠定爲右丞相時侂胄已大用事以丞相疎己有怨言罷羅春伯簽書樞密院事慰解之侂胄終不釋有大理寺主簿劉德秀者江西人自知重慶府代歸求進用留丞相惡其人不得已下除寺簿德秀大怨恨侂胄乃諭中丞謝深甫薦德秀爲察官遂除監察御史九月十日也十四日彥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有　旨侂胄往來兩宮備宣忠力特遷二官爲承宣使彥逾始望忠定引己共政侂胄亦望除節鉞及是皆不平徐誼子宜爲京尹勸忠定

以節度使授之忠定悔遣人諭侃曾侃答語不遜遂力辭止受一官彥逾改除四川制置使彥逾愈恨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以爲忠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爲　陛下言之而上始疑矣是月十九日晦庵先生以論朝綱事忤侃胄卽日罷侍講與在外宮觀明年二月趙丞相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擅權求勝興訛起訕動搖人心而罷中丞何澹又論其有無君之心復落職監察御史胡紘又言其不遜者有十責散官居永州二年正月澹遷同知樞密院事德秀遷

右諫議大夫遂上此疏蓋德秀於留丞相有深憾而澹乃留客方爲言事官之長故德秀未敢誦言攻之至此始發也趙丞相之未罷也右正言黃度文叔欲論倪胄之罪語洩爲所逐晦庵先生侍經席與吏部侍郎彭龜年子壽相繼言之皆賜罷趙丞相懇留之不能得及趙相抵罪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疏論者甚衆倪胄患之乃引澹德秀分居言路使盡去趙公之客朱先生之徒又謂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誣以罪則倡爲僞學之目以名之蓋以貪黷放肆乃人之

眞情潔廉好禮者僞焉而已爾德秀遂言中道萬世所常行也則以中道爲卑汚而以詭僻險傲者爲高致又況本非高致特欲依正行邪假義以干利聽其言則周孔考其行則桀跖甚至曲護權臣歸過朝廷鉗制臺諫鼓倡附和如飲狂藥如中毒餌願下詔書訓飭在庭毋蹈前轍朝廷爲降詔如所請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後數月德秀又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我　孝宗垂意規恢首務厭實凡虛

僞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故臣願　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至是趙丞相已貶侂胄益大用事德秀恨留丞相不已乃以引僞學之罪歸之僞學之稱蓋自此始

胡紘論僞學猖獗圖不軌豈可容其竝進

太常少卿胡紘奏臣竊惟自古以來未有君子小人雜用而致治者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搖動　上皇詆誣　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迹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

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　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憾咎革去舊染濡慕　聖化然後徐區處之置於無甚事權之地豈可容其竝進願　陛下宣諭宰執凡僞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竝與權住進擬勿啟其經營求進之心不然

紛然四起橫騖捷出雖有伊尹太公莫能爲之策矣惟
陛下留意毋使臣他日不幸獲知言之名取進止八
月九日奉
聖旨依 慶元二年上
元年二月趙公旣免相兵部侍郎章穎茂獻上疏留
之詔茂獻與郡右正言李沐劾其附下罔上翌日與
宮觀國子祭酒李祥元德博士楊簡敬仲復疏留趙
公沐又劾之祥簡俱罷太府寺丞呂祖儉子約又疏
留李公併論晦庵先生彭侍郎子壽等不當去語侵

侃胄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
千里封還錄黃乞　賜裁酌國學上舍生楊宏中充
父周端朝子靜張衛周叟林仲麟景沖蔣傳彖夫徐
範彝叟亦投匭上書論其事且乞鑒漢唐之禍懲靖
康之變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冤
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祖儉志在無
君其罪當誅姑從竄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又詔宏
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
鄧千里乞改爲聽讀詔依已面諭書行是時知名之

士罷斥者相繼人情洶洶侃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庭有不如詔重寘典憲千里亦罷知泉州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東伯太學博士袁燮和叔國子正陳武蕃叟皆罷去司業汪逵季路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言季路亦罷德秀遂上疏乞考覈眞僞而辨邪正僞學之禍自此起矣趙丞相既貶永州過衡陽已病又為守臣錢鎡所窘逐遂增劇而卒天下寃之二年正月二十日也有迪功郎趙師召者嘗上書

乞斬趙丞相事不行訃聞二十七日有　旨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以趙丞相之門多佳士也引唐李林甫故事欲根株斷除之一時善類貶斥相繼憲聖慈烈皇后聞而非之六月二十六日　御筆今後給舍臺諫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救偏建中之意命下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再及舊事始　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黼元章獨贊之與同列異七月徙元章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姚愈

爲殿中侍御史元章去左史改除兵部侍郎實疏之也胡紘者紹熙五年冬纔監都進奏院未爲人所知趙丞相時奪職居餘千侘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慶元元年六月遷紘司農寺主簿九月除祕書郎十一月除監察御史後十九日趙丞相遂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明年三月紘建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遂上此奏奏二日遷起居舍人又二日黃元章罷自是學禁愈急二年三月紘遷起居郎甫歲餘三遷至吏部侍郎五年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

罷未幾學禁漸弛紱亦廢棄而死焉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

監察御史沈繼祖奏臣竊見祕閣脩撰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俠務為武斷自知

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褐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為助

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威福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於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粗飯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

親大罪一也熹於　孝宗之朝累被　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　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為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而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

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　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二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倚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躐取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蔭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廷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其徒建陽知縣儲用之

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間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邪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為縣學以縣學為護國寺以為熹他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牽伍拽取捷為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移釋迦於夫子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鬧市之內而手足墮損觀者驚嘆邑人以夫子為千萬世仁

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鉅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必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藏匿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

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受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為大姦大慝也邪昔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僻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

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況　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殺之勢而熹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為欺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慝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為師而憸人小夫不敢假託憑藉肆橫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覺察奏聞伏候　勅旨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儲用特降兩官蔡元定道州編管餘依

晦庵先生聞趙丞相責零陵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且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奏稾焚之因更號遯翁乞致仕及已受過次對恩數如封贈磨勘服色爵邑奏薦之類朝廷不許二年十二月陳賈自知寧國府召爲兵部侍郎疇其言也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僞

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竝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臺議洶洶爭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祭官紘以稟授之繼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上此奏初紘試宰還謁趙忠定自敘

科第嘗階上游冀規裒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先嘗迂道謁晦庵先生於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醯浸三四枚共食紘至先生遇禮不能殊紘不悅退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會侂胄欲論先生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董銖云僞學之說蓋拾劉德秀鄭丙陳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繼祖之章無所忌

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於日月乎○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沈徒步上道先生與嘗所遊百餘人會別蕭寺坐客感慨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既別之後先生與元定長子淵書曰臨川會景憲報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為贐者可免徒步之勞矣明年元定卒於春陵先生為之哀慟與劉公度書曰與季通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

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怛不知涕泗之流落也又與黃直卿書曰季通之柩已歸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蓋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故先生深致其哀焉

道命錄卷第七上